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七期

黨內刊物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七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 九月出版 •

編號：54—07(總第18號)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七期

編者：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定價 4,500 元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徵稿簡則

(一) 本刊的出版是爲了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其中所載稿件，史實和觀點都不一定完全正確，一般的只准地委正副部長以上的黨員幹部用作研究黨史的參考材料，經特別註明者始可作講授黨史的參考，經中央宣傳部批准者始可在一定的書刊上轉載。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乙、人民解放軍各部所編寫的戰史，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丙、傳記；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和資料收集工作的消息和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和單位爲本刊踴躍投稿。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目 錄

寧都起義的片斷回憶（初稿）·····	袁血卒	一
從「九一八」到「七七」·····	·····	九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抗日戰爭中的軍事（上）·····	時事問題研究會	四

寧都起義的片斷回憶（初稿）

袁血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的寧都舉行武裝起義，參加紅軍。這次起義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軍事陰謀」、「軍事冒險」，而是有深遠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的。

二十六路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率領的西北軍——國民軍。一九二六年春夏間，馮玉祥因軍事失利，出走蘇聯，接受了革命的影響。同年九月，馮玉祥歸國，在五原誓師，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義，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與此同時，國民軍的改造也開始了。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援助下，國民軍開始改變愚兵政策，廢除打罵制度，並開始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全軍設國民聯軍總政治部，以共產黨人劉伯堅為總政治部主任。國民軍所屬各軍的政治工作，也大都是共產黨員擔任，劉志丹、鄧小平、李林等同志都是當時國民軍中的政治工作者。為了培養大批參加國民軍工作的革命青年，國民軍又先後設第一軍官學校、第二軍官學校，接着又將這兩個學校合併為中山軍事政治學校，以共產黨人史可軒任校長，王一飛、唐澍等同志和蘇聯內戰時期的第三軍團長烏師曼洛夫也在這個學校中擔任教育訓練工作。由於以上種種情形，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深入到國民軍中去了，特別是深入到國民軍中廣大的革命青年中去了。

但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一手造成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很快地波及到西北軍。社會科學傳講了，共產主義的書籍停刊了，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的出走了，有的黑夜失蹤了，有的被驅逐出境了，有的被監禁了……。混入革命陣營的不堅定的分子則動搖起來。有的潛歸鄉里，不問政治；

有的實緣附勢升官了；有的則消聲匿跡潛伏在各個隊部之中。可是反動派的屠刀，却不能嚇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反的，共產黨員的鮮血，灌溉着真理的花蕾，共產黨員的模範行爲，永遠印在人們的心裏，首先印在青年軍官學生的心裏。

爲了給反動派的屠殺以直接的回擊，中國共產黨領導西北地區的革命軍隊，先後舉行了很多次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這些起義失敗後，黨在軍隊中的組織被破壞了。雖然仍有很多革命青年散居在西北軍中，但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失去了組織的領導，大多數是各行其是；有主張不顧一切幹起來的；有主張先研究理論把頭腦先武裝起來的；也有主張先找上黨的關係，然後再幹的；也有主張先拉隊伍然後再找黨的；更多的是陷於靜聲息氣的狀態。直到一九二九年杜一民離開軍校到北平，才找上黨的關係；接着一九三〇年劉振亞（曾與杜一民一同工作過）亦與黨接上關係；王超離開學校，也找到了河南軍委。西北軍中與黨接上了關係的這些革命者就成爲反動派無法克服的「禍胎」。

一九三〇年蔣、閻、馮發生混戰，西北軍失敗了。一九三一年初西北軍改編完竣，編爲蔣介石國民黨的二十六路軍（轄二十五師、二十七師，師下面又轄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等旅），進駐山東濟寧。在改編中，一部分軍官學生編爲教導團的第四隊。在第四隊中的袁漢澄（即本文作者袁血卒。——編者）等八人以「共產黨的嫌疑」，被迫開小差離隊（第四隊後來全部歸陳調元指揮，駐安慶集賢關），到清江浦河南等地方去找黨的關係。

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二十六路軍被調到江西進攻紅軍。接着，袁漢澄也趕到江西，在宜黃的黃坡圩找到七十三旅的劉振亞。他是當時二十六路軍中唯一與黨有關係的共產黨員。劉給袁以路費，要袁回開封相國寺後街同春飯莊與陳立接頭，報告二十六路軍及清江浦集賢關等處的情況，

並請示工作辦法。適王超亦由歸德（商邱）到陳處，商談潢川吉鴻昌部的情况。河南軍委方繼綱同志主持了袁、王、陳等的會談，分別交出有用的關係，決定袁漢澄與王超同到二十六路軍，並介紹他們先到上海找中央。赴上海途中，在徐州車站遇見也是到上海去的李肅。在上海，他們參加了兵運策略的學習。學習後，派往二十六路軍工作。經過下關碼頭，又遇見劉振亞，他是回上海請示工作的。到南昌，王超去接洽工作關係，休息了一天。到了寧都，劉振亞回七十三旅，李肅往七十四旅，袁漢澄往七十九旅，王超住總指揮部。自此，二十六路軍中開始了黨的有組織的活動。王超介紹羅亞平（又名致中，是總指揮部的譯電主任）入黨，劉振亞介紹楊金鐘（中校參謀）、王文宏（上尉執法隊長）入黨，袁漢澄介紹王銘五（機槍連中尉排長）、王振鐸（上尉執法隊長）入黨。在發展黨員中發生了一件嚴重而危險的事：王文宏與楊金鐘以威脅的口吻提出退黨，黨亦以堅決的態度提出「以不暴露秘密為條件，否則以流血的手段對付革命的叛徒」。

黨的發展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劉振亞又介紹李青雲入黨。不久二十六路軍總參謀長趙博生經中央批准入黨，並介紹李任七十三旅學兵連長。這時接中央指示，指責寧都黨是「右的官長路線」，並指定袁漢澄與李肅到士兵裏去工作。黨組織討論了這一指示，決定按中央的指示轉變工作。於是王振鐸介紹孫步霞、楊履元入黨（都是總指揮部的上尉執法隊員），並以此為核心，採用了拜把的形式掌握執法隊；李青雲在學兵連亦建立了領導核心；袁漢澄介紹田玉珊（七十九旅二團部特務排中士班長）、李春華（特務排的一等兵）入黨，準備建立七十九旅的支部；李肅介紹伍德（七十四旅三團三營文書）入黨，準備建立七十四旅的士兵支部；趙博生則介紹盧子美、董俊彥入黨（都是上尉連長），在八十旅也有了黨的活動。中央根據當時二十六路軍黨組織的情况，決定劉振亞作書記，袁漢澄做組織工作，王銘五做宣傳工作。士兵和官長分別組織支部，禁止混淆。

劉振亞與官長支部保持聯繫，袁漢澄與士兵支部保持聯繫，王銘五則負責文件的收發和黨費的收支。這樣，二十六路軍中黨的活動就有組織地開展起來了。

黨在二十六路軍中的活動，是發動二十六路軍舉行寧都起義的決定性的因素。同時，當時二十六路軍本身，也存在着其他許多有利於起義的客觀條件。

當時的二十六路軍內部存在着很多矛盾：二十七師與二十五師之間有矛盾，將校團派與士官生派之間有矛盾。軍官學校學生多是下級軍官接近士兵，他們是各派爭相拉攏的對象。這一切矛盾集中在尅扣軍餉「拉緊士兵肚皮」上而尖銳化起來。二十六路軍又是在蔣介石「消滅異己」的政策下開赴江西「剿赤」前綫的。二十六路軍在那裏陷於腹背受敵的絕境，這更是無法解決的致命的矛盾。

在二十六路軍開赴江西「剿赤」前綫不久之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砲火，激起了全國反日的怒潮。二十六路軍便是這一怒潮中最洶湧的波濤。「回北方，打日本」，不僅成爲士兵的政治要求，而且成爲一般軍官的政治要求。高級將領在這一怒潮威脅之下，也不得不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北上抗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提高了廣大勞苦羣衆勝利的信念，給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以嚴重的打擊，同樣也打擊了二十六路軍「剿共英雄」們的決心，但士兵羣衆却是相反的情景。他們在革命根據地中，體驗到革命根據地自由民主的生活，是自己夢想不到的生活；體驗到革命根據地的人民跟自己父母兄弟一樣是勞動的人民；體驗到反革命的宣傳是騙人的狗皮膏藥。他們絕大多數是陝、甘、寧、青的農民。他們不堪豪紳地主的壓迫，而出走當兵，階級仇恨的怒火，潛伏在心底深處。他們看到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運動，當然也不能不深深感動。同時紅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對他們也起了重大作用。「二

十六路軍的弟兄們：你們在河南苦戰八月，除飢餓、寒冷、疾病、死亡得着了些什麼？」「來吧！歡迎你們參加紅軍，北上抗日！」「窮人不打窮人，士兵不打士兵！」紅軍的這些標語，不但教育了二十六路軍的廣大的士兵，而且教育了一般的軍官。在高興圩老營盤戰鬥後，紅軍放回二十七師的俘虜。他們回去後生動地描寫革命根據地的生活，誇耀幸福的意外的遭遇。雖在高壓的情況下，紅軍的「神話」仍秘密地傳遍了全軍。

除了上述種種有利於起義的條件外，還有一個有利的條件，這就是當時二十六路軍所盤據的寧都，只有宜黃廣昌這唯一的並時有被紅色游擊隊襲擊危險的後方交通綫，其他方面相距二十里或三十里都是革命根據地。寧都已是革命根據地中的白點。這就便於起義軍的進退，便於紅軍的聲援與協助。

總之，在寧都起義的前夜，二十六路軍的內部，已經裝滿了革命的炸藥，隨時都有爆發起義的可能。

一件意外的事件發生了。黨中央調王超回上海。王超在南昌把二十六路軍中黨的關係誤交給敵人（因接頭的地方已經被破壞，變成了反革命機關）。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拍來十萬火急的電報，勒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共產黨員，星夜送行營懲處，但當時二十六路軍的總指揮孫連仲到上海修養去了，主持二十六路軍的是總參謀長趙博生，當然不會照行營的命令辦事。於是在九日的朝霞還在淡藍的薄雲中的時候，國民黨的巨型的飛機又飛到寧都城上空。飛機降落了。司機申言，有「委座」（指匪首蔣介石）機密「手令」要面交總參謀長趙博生。博生同志接來一看，原來是二十六路軍中我黨的政治決議、組織決議和蔣介石企圖一網打盡二十六路軍中革命者的「手令」。但蔣介石完全沒有想到這支逮捕令，竟

變成促使二十六路軍起義的導火綫。

時機是萬分緊迫了，猶豫就等於死亡。黨組織討論了當時緊急情況，決定採取堅決的行動；由趙博生覆電應付南昌的壓力，派袁漢澄星夜赴革命根據地接頭，取得紅軍直接的援助。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聽了袁漢澄關於二十六路軍的報告，作了如下的指示：

一、如能全部起義成功，改爲紅軍十六軍，由季振同、黃仲岳、董振堂、趙博生互推領袖。
二、如全部起義不可能時，以七十三旅（旅長爲董振堂同志）爲主，以「進剿」紅軍爲名，在適當的地點，解決反動的軍官，起義到革命根據地來。

三、鎮壓反革命頭領，應採取堅決的手段。

四、暴露的同志隨起義軍到革命根據地，未暴露的同志繼續潛伏工作。

五、十二月十三日黃昏起義，紅四軍進行協助。

六、軍委派王稼鵻、劉伯堅、左權諸同志攜電台到彭湃縣政府聯絡。

寧都黨的組織，爲着生死的搏鬥而百倍地緊張起來了。趙博生藉點名發餉的機會，作了廣泛的政治鼓動；李肅在病院裏以工農民主政府的名義公開慰勞傷病員；王銘五寫標語；季振同在革命的火燄中也不得不燃燒起來，他對士兵公然這樣講：「要打日本就要打軍閥。」紅軍跟我們是弟兄，他們也要求打日本。」因此，在軍中談論紅軍已不是恐怖的事，而是家常便飯。當時在士兵中流行着這樣一首詩歌：

「紅軍來了……繳槍吧……」

每人三塊大洋……回家吧……」

紅軍來了……都歡迎……」

打倒賣國軍閥；……回北方。……

紅軍來了……除軍閥。……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齊歡唱。……」

同志們爲了掀起士兵中革命熱情，爲了勝利，緊張得睡覺不得，吃飯不下，磨拳擦掌等候十三日的黃昏。決戰的時間來了，然而意外的波折也隨着來了。七十四旅要把預定的起義日期遲延一天，理由是：一、棉衣與餉款已運到廣昌，要等其到來。二、嫌編十六軍的番號名義太小（這是主要的，但沒有明說）。於是七十三旅派郭如岳代表，七十四旅派魯壽椿代表，當夜隨袁漢澄趨程到彭湃縣，找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聯繫。結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起義勝利後全軍改編爲紅五軍團，季振同仁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仲岳任十五軍軍長，並當即發給由毛澤東、朱德簽名的委任狀。另外，軍委又附送軍事地圖一幅。

在燦爛的燈光下，董振堂、趙博生、李青雲、袁漢澄等同志，在寧都南街的小樓上開會，議決如何行動（因秘密關係，劉振亞住城外，故沒有出席）。趙博生提議把總指揮部及一部現款和他本人一併搬到七十四旅旅部，以堅定季、黃行動的信心，並在實際上推動其他同志擁護黨的全部起義的決定。起義的具體部署如下：

趙博生以召開軍事緊急會議的名義，在總參謀處解決團以上的反動軍官；董趙又以私人關係爭取邊章五（八十旅的參謀長）掌握八十旅；袁漢澄以師生關係爭取王鴻章（二十七師參謀處長）掌握七十九旅；孫步霞在總參謀處協助解決反動分子，並由他鳴槍以作全部行動的信號；季振同選拔精銳，到寧都北門外解決總指揮部；李青雲掌握學兵連的一部，控制二十五師的無線電台；

學兵連的另一部由郭如岳率領，掌握總部的各電台；劉振亞率領特務排保持起義後抵達革命根據地的交通；董振堂率領特務連扼於總部與七十四旅之間，準備策應不意的事變；袁漢澄、王振鐸往返於部隊之間，以取得各方面的配合與聯絡。

一切準備就序了。十四日的黃昏終於來了。寧都城北角總參謀處的小樓上尖銳而響亮的槍聲擊破了夜的沉靜。革命的狙擊手，向着指定的目標前進了；起義的火花飛滿了寧都，勝利的捷音交流在起義者的心頭。

起義勝利了！

寧都城臨時宣佈戒嚴，重新頒佈口令，趙博生親手寫了兩個字：「解放」。

雞叫了，太陽出來了，紅軍第五軍團呱呱墜地了。十二月十五日早晨的寧都城上，飄起了勝利的紅旗。

從「九一八」到「七七」

一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發生，國民黨實行不抵抗主義，依賴「國聯」，步步退讓，集中力量屠殺人民。

一九三一年

九 月

六日，日寇藉口所謂「中村失蹤事件」，在吉、遼各地掘壕備戰，形勢緊張。國民黨政府通令東北防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十八日夜，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進攻中國駐軍，襲取瀋陽，砲轟北大營、兵工廠。東北駐軍電詢南京，請示辦法。蔣介石指示「不許衝突」，謂：「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爲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十九日，南京國民黨政府電日內瓦施肇基，要求「國聯」解決東北事件。

二十一日，日寇佔領吉林。

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號召組織羣衆的反帝運動，發動羣衆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組織東北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打擊。

二十二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市黨員大會演講，謂：「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聯公理之判斷。」二十三日，南京國民

黨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聲明：「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

二十四日，上海數萬大中小學生罷課，三萬五千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二十六日上海十餘萬人民舉行反日示威。全國各地反日情緒激昂。廣州香港等地日人工廠中國的工人均自動辭工。

十月

十日，全國各地舉行反日示威。廣州國民黨軍隊開槍射擊檢查日貨學生，死十餘人。十五日，各地學生赴南京請願，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校對學生宣稱：「現在政府正在積極準備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後，失地不能恢復，當殺蔣某之頭以謝天下。」

十六、十七、二十一等日，津滬各地「大公報」、「申報」等著論，希望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恢復中蘇邦交，變更「剿共」政策，一致對外。

二十四日，國聯議決「要求日本撤兵」。施肇基聲明：「願意接受決議，我爲和平計，寧受犧牲。」

十一月

四日，日寇進攻嫩江橋，馬占山率部抗日。十二日，擊潰日寇多門師團。國民黨對馬占山抗戰不予接濟。十九日，日寇佔黑垣，馬占山通電稱：「內無糧草，外無援軍」，退守克山。

七日，全國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召開於瑞金，成立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發佈「對外宣言」。九日，又發佈「告全國工人與勞動民衆書」，號召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

八日，天津日便衣隊及憲兵暴動。九日，砲轟華界。十四日，南京國民政府訓令冀主席王樹常與日司令香椎談判，承認屈辱條件三項：向日道歉、取締反日言論、中國先撤防禦工事。

十四日，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正式開會，發表宣言稱：「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執行盟約第十五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以日本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

二十四日，南京國民政府訓令施肇基謂：「中國政府……忠實信賴國際聯盟，信任國聯爲吾人唯一之義務。」二十五日，日軍佔領新民，威脅錦州。同日南京國民政府又電施，令其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爲「中立區」，請求日軍不再前進，以中國駐軍退入關內爲交換條件。二十七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佈劃錦州爲「緩衝區」辦法，全國輿論紛起反對。

三十日，顧維鈞就南京國民政府署理外長職，舉行宣誓。蔣介石發表演說謂：「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爲功。」

十二月

四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全國人民反對，電施肇基取消劃錦州爲「中立區」，同時明令張學良「死守」錦州。（按：這一命令不過寫給人民看看而已。錦州戰爭中，南京國民政府仍是一本不抵抗政策，派東北軍打打以敷衍國人。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寇終於安然開入錦州。守錦軍隊代表王達曾對「大公報」發表談話云：「在前敵抵抗亦無不可，惟須舉國一致。……東北軍爲國犧牲，原無不可，而餉項彈械均無接濟，如何作戰？中央僅下令死守，豈欲兵士徒手搏敵耶？此次……最可痛心者，爲受傷兵士均無藥醫，聽其呻吟。」）

十日，國聯行政會通過決議，謂日本在東北有「剽匪權」，又決議組織調查團來華。北平、上海、廣州、濟南各地學生赴南京請願。十七日，聯合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達目

的地，軍警齊出，紛向學生衝擊，在中央日報館前，軍警開槍，並以刺刀亂刺，學生死傷遍地，報館門前即陳屍三十餘具，被捕者百餘人。十八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發佈文告，謂學生「越軌行動」，軍警乃「自衛手段」、「正當處置」。並派警衛師二旅，六十一師二團及憲兵警察包圍學生宿處，拘押學生至下關車站，強迫回校。

十八日，太原國民黨黨部槍殺請願學生，死數人，傷數十人。

蔣介石辭去南京國民黨政府主席及兼職，二十二日飛奉化。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日，孫科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林森任主席。五日，陳銘樞電促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入南京執政。九日，孫科赴滬，聲言迎蔣。二十一日，汪蔣一同赴南京，重新上台。

二十日，上海日浪人縱火焚燬三友實業社，搗毀北四川路中國商店。

二十四日，日特務機關放火焚燒日公使重光公館，作為進攻上海之藉口。

二十五日，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表示：「日軍倘敢進犯，決予抵抗。」

二十七日，日領事向滬市長提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南京國民政府訓令吳鐵城取消抗日救國團體，禁止反日言論，並指定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分，對日領圓滿答覆。

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蔣介石電令十九路軍撤退真茹、南翔、閘北一帶，防務令憲兵担任。夜十時後，日海軍陸戰隊突向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十九路軍撤退未及，奮起抗戰。

南京國民黨政府為躲避「暴力威脅」，遷都洛陽。三十日發表遷洛宣言。